

毛詩證讀

人生墮地即有聲
聲成文而後謂之音也文之精者為
詩三百篇詩之祖亦音之祖後世乃
有四聲韻三百篇詩人未及知此顯
而易明者乃以齊梁人韻讀成周人
詩遂為後世文人之通病予束髮授
詩塾師多從本音長甚疑吳才老叶韻
之非朱子遵用之後儒不敢議不知音

亦不能議也明人游擊將軍陳一齋本唐陸德明古人韻緩無煩改字語謂今所稱叶韻皆古人本音顧亭林詩本音實宗之國初時亭林與毛西河並負盛名西河好攻人之長如古文尚書著寃詞以攻閻百詩亭林音學五書一時推服遂作通韻以排斥之自謂自昔如長夜其矜許如此夫人有

心得而後著書為已而不為人毋見非孟非非孟正楊翼楊諸書輒為失笑名如畫餅不可啖何必以利齒爭之失著述之體吾友鶴泉氏則不然鶴泉天才淵頴過目不忘其善悟與亭林同而悟所從入則異亭林由廣韻入以韻論韻而音未審鶴泉由六書入以文論音而音大備宋徐蕆序才老

韻補曰音韻之正本諸諧聲有不可易者舉霾兔數字未免太畧鶴泉之漢學諧聲二十四卷徵引宏博盡去徐氏所附音切以還說文讀若之舊觀作說文人不知有反切亦猶詩人不知有四聲今證讀即用讀若法以復古音而叶韻反切五音諸說盡廢謂沈韻偶合古音則可以古音盡叶於沈韻則不

可亭林易本音但以四聲註經文下一
宗朝可畢之事耳音與韻不同論音者
不論韻也鶴泉說詩不襲前儒一句抉
經之心逆詩人之志敳累二千餘年未發
之覆安得不以絶學歸之楊升菴古音
轉注似亦用六書乃名是而實非昔人
謂程泰之獨專精博吾於鶴泉亦然當
以漢聖呼之不為過也鶴泉長予兩

歲其精神學問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予如戴石屏胸中無三百字面牆而立焉能知作者原委聊序其老年相遇得此奇特與傾慕之意云爾

嘉慶十年季秋潛山熊寶泰

宮商角徵羽聲也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〻即韻也漢魏以前無韻字宋齊以前無韻書蓋自古作者類皆不得已而有言詠嘆淫泆自然合度易之蒙解震艮書之禹謨伊訓洪範其文不主於吟詠而中多韻文所謂無心而成化非限韻而爲之也詩三百篇有韻之文

也作者以是為節讀者以是為譜然當時既無韻書千載而下聲氣漸離音讀遞異執周沈後出之書上求風雅之什勉强牽合終難盡信然則詩經之韻果不可考歟余同年友戚君鶴泉邃於經學宰涉縣有政聲公事之暇輒以著述自娛今出其毛詩證讀一編余受而讀之其書詳音而略義

力為人所不能爲約其用意有數端焉說文曰韻者和也夫音生於聲聲生於氣氣和而後音和令人舍氣而求韻限之以四聲摟之以九家强古人以從我愈見隔礙是書以審氣為主一字或輕讀或重讀或弇口讀或侈口讀聲韻既協而作詩者之性情辭氣恍然相値於言外其說合於天地陰陽清濁之理

古人復生不能易也經書訓詁漢人間有傅會然去古未遠耳目所及豈曰無稽矧音韻之學尤資近古譬如方言俗讀求諸百年以前已不盡合執今非古誰曰可信是書所引首重漢學叔重康成李為先導其他引据不戾古初上闡絕學之微閒執異儒之口不外是矣昌黎有言辭必己出解經之道則不盡然字必

有義之必有據尔足釋名厥體略具況
韻學一門易滋末議使其臆造何以信
後是書意主諧聲通乎假借猶恐獨
翔之見致啓羣疑旁引本經博采三代
有韻之文下至子史詞賦使一字之該確
乎不疑莫其有全篇無韻數章散句音難
互轉槩仍其斆切脈者必本古方讞獄者
先求質劑以此證彼命名不誣全書體例於

是乎在自非絶学孫詒其孰能與於斯乎
鶴泉天性沈篤服古不勸近所為文益精
深客奧類王伯厚馬貴與諸家是書既出
無不爭覩為快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
夫若鶴泉者豈獨託諸吟誦云爾哉授以
政焉可矣嘉慶十年乙丑十月初吉仁和
諸以謙序

毛詩證讀

凡例

一詩有數家毛公所傳據鄭譜是毛公亨前人稱毛詩今仍之

一古曰誦今曰讀猶古言音今言韻也讀不同故爲之證

一前人讀詩詳義而畧音茲以音爲主詳所未詳也

一不載小序義不係於音也

一小雅分什與今本不同從唐監本

一遵用先儒讀若法偶有變例大旨取譬況其反切開引之取其於音有合

一韻書取備時用無關古學作詩者亦不知有韻叶韻尤所不取

一注內言叶者自然之叶非廾韻之叶

一四聲亦非古法但以輕重分後消息之

一證音取最古者間取辭賦雜文大約在末有韻書之前

一大文下備載異同旣以證音亦可廣義

一證詳者列後餘注本文下先本經後附證與毛詩古音攷同例

一正音圈出轉音用界畫偶然之合旁加小圈不使相混

一音見於前其後同者下但注一字

一說文音學之祖先有漢學諧聲一書亦讀是書之前導也

一詩無達詁間有所見錄於上方

讀詩或問

太平戚學標著

問詩言志序言情發於聲則似聲爲本情爲標曰此

謂情於聲發之仍是情爲本聲爲標

問何謂聲何謂音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卽

今所謂韻古人爲詩音以聲成後人爲詩聲爲韻

限魏晉以前書不見韻字說文新附始有韻字裴光遠曰古與均同鶡冠子五聲不同均其可喜一也晉灼子虛賦注文章假借可以叶均二字音義相仿安所得

韻書倡於周沈成於陸法言郭知元諸人而以規三百篇之出入離合然言音而人不知又不得不姑仍其稱曰詩必有韻矣

問朱子云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又云亦無甚要緊何也曰古人雖天籟自然而辭氣輕重、蓋亦意見於兹不待歌而得葛覃之三章言告師氏尊姆傅而敬其事故其辭重言告言歸以下皆婉商之語斯其辭輕曷澣曷否歸寧父母幸得見

其親而於以致喜躍之情則辭又加重又如巷伯一篇兩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而二章謀讀迷叶箕六章謀讀姥叶虎一人之詩一篇之中聲口有異益前猶爲疑似之辭後則確信其有謀主憤怒淺不覺聲之加厲也然則聆音而察理讀詩之法孰要於此哉顧氏詩本音多割裂辭句如十月以謂地益厚叶不敢不局不可爲訓

問三百篇中往往有散句無韻且有連三句無韻者將何以歌曰古人爲詩初無造作當其意興適來

悠揚盡致句句可以有韻并有可不韻而亦韻者如隔句叶之類或

意專於叙事辭拙於言情若離若合若斷若續於

韻有不盡拘者非若後人字字求合也至於入樂

登歌固有和之之法國語所謂重者從細輕者從

大即損益相濟之理大約詩之句句有韻者慢聲

以舒之幾句無韻者急節以赴之進退抑揚不過

喉舌之間疾徐之頃而已諧於音順於耳矣清廟

時邁全篇無韻可奏之宗廟篇中偶一二散句抑

豈礙於歌耶漢樂歌曰出入音節錯雜當時樂人能歌制氏所傳遺法猶有存者聞古人於詩皆絃歌之詩之節歌者爲之抑本合於歌與曰大約亦相合辭之重者上如抗也即今仄聲類辭之輕者下如隊也即今平聲類其繁而不殺者委如折也生民誕寘之隘巷以下溱洧女曰觀乎三句句法似之直而無餘音者止如槀木也天作子孫保之良耜續古之人皆單句結語然而止連續而不已者纍纍乎端如貫珠也召南喓喓草蟲四句齊風猗嗟昌兮之類似之若夫詠嘆淫泆皆所謂歌之爲言長言之也聲

音之道于詩備矣詩非有例文成法立無例而例存焉東山四章起處皆同猶近曲之前腔黍離各章惟起爲異猶近曲之換頭麟趾騶虞末句並同即近曲之二疊三疊其理皆可通於歌

問古音一定乎曰按之三百篇無不同者音之一定不得而岐也如邦必讀封明必讀盲按之三百篇時不同者音之非一定不得而執也如世讀勢亦讀洩陶讀桃亦讀由人之氣有陰陽心之感有哀樂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或內言或外言公羊宣八年傳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或急氣

言或緩氣言淮南本經注蹍讀近茲緩氣言之蹍形注旄讀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卽一人之身而出詞吐氣先後之閒已有不能齊者重以時地之異淮南子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古陰聲今多變陽韻書歌麻之屬陽聲今則轉陰韻書庚淸之屬十五國之風千百年之久欲以一讀定之亦論古者之未通於方矣古人於音但設爲譬況卯某讀若某某讀爲某魏孫叔然倡爲反語繼以聲類韻集之作周顒沈約又譜爲四聲而字始衷于一讀古音盡亾

問歌詩必按宮商魏呂靜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

各爲一篇每字分配果得宜與曰五音之輯本於翻切郎反語其法以脣齒口喉舌五聲取配五音而翻切已不能無誤如邦博江反正以古音邦丰聲、讀封則當爲脣齒合音屬宮之羽而配脣音屬商之羽者先誤於所讀矣趨七須反正以古音趨芻聲讀初則當爲喉音宮聲之屬而配牙音屬羽之角者抑又誤於所讀矣夫且讀之不明而又何五音之能合至於合樂之法用宮自起調畢曲皆宮

聲用商自起調畢曲皆商聲關雎六篇無射清商調鹿鳴六篇黃鍾清宮調大成還相爲宮小成止用一律宮以從宮商以從商隨奏者之抑揚高下而合其節初不係乎字之屬宮屬商韓非子外儲篇云疾呼中宮徐呼中徵是一字中備有五音可宮可徵故律得而齊之今泥某字宮某字徵將一曲而五音雜湊其又何以入律乎後魏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後人遵用四聲其法亦廢不行

問詩采之列國其亦有方語方音不可通者乎曰方

語有不可通者（權輿、始也、惟秦風用之、陽予也、陽如之何、惟魯詩用之）有可通者（齊人謂火曰燬、汝墳用之、摧詹皆楚語、雲漢先祖于摧、采綠六日不詹用之）方音如陳宋之俗讀和曰桓（見漢書尹賞傳注）周秦之人讀申如顏秦人猶搖聲相近（竝見檀弓注）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見鄭志）不過口齒之少變耶非其地有相似者（痑痑駱馬、今詩作嘽、即讀和如桓類、辰彼碩女、韓詩作展彼、即讀申如顏類）古大行人七歲有言語之諭九歲有聲音之聽同文之世必於列國殊語之不正者正之又樂語之敎國

子習之有素則其於列國之音皆能通曉而本氣之爲衛爲齊爲鄭正聽樂者所由以辨三百篇中豈尚有任昧侏離之不可通者夫子正樂何必改音哉

問列國獨楚無風豈以其鴂舌耶曰滄浪之歌接輿之諷萍實之謠以及離騷天問之作安世房中之曲皆楚聲求之三百篇未甚戾也汝潰江漢春秋竝隸楚境二南之遺音嘗未盡變師曠曰吾驟歌

南風何必楚遂無詩吹與歌不同時前人解爲吹律以應八風非是意以僭號之國天子巡狩不及太師不陳詩採風缺之夫子無從取錄未必因鴂舌而刪也

問六書本無其字不得不假借今詩有其字本有如秦風虎韔鄭風忽作㫋何也曰古以音爲義康成所謂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東山伊可懷也伊語辭淇奧猗重較兮之猗嫡懿厥哲婦之懿十寸抑此

皇矣之抑抑抑戒懿戒卽皆語辭聲近得借也七月曰為改歲曰語辭蟋蟀歲聿其莫之聿有聲遹求厥寧之遹、說文作欥凱風爰有寒泉之爰爰爰曰也書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皆語辭聲近得借也推此螽斯之詵詵皇華之駪駪角弓之騂騂桑柔之甡甡義得而通也生民之旆旆采菽之渒渒泮水之茷茷東門之肺肺意不相遠也疾言而為止徐言而為之車舝高山仰止止本作之詩禮釋文同楚詞用只莊子又用歟輕言而為兮重言而為也遵大路不

疐故也也本作兮 始爲假借、終爲定義、古人字少矣字亦同理 其始大都假借而即鬚自即鼻亦即腹也文陰也求即裘其即箕且即俎來麥也於即烏朋即鳳焉亦烏也爲毋猴能熊屬雖猶皆獸也假義既勝於 前人得其本字別作字代之誰復識其原乎

通後人求之細訓詁之家隨文作解字義滋緐且判然异讀之不可混而古書失其本意者多矣古讀人書當先明假借之法采蘩于以湘之設不知爲鬺之假則湘訓烹何意河廣曾不容刀設不知爲舠之假則刀訓小舟何本

問采蘋鄭箋蘋之言賓也蘋古字作薲 藻之言澡也賓取敬澡

取深得無傳會否曰古取同音音近爲釋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孟子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養也易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白虎通說文釋名通俗文多用此例蓋古來相傳訓詁之法故得其音可以曉其義識其義自不謬於音後人音是音義是義求讀經之無誤得乎

問康成大儒好改經何也曰此可以證古讀古書皆口授後唐刻本始傳寫不一字又多或康成周禮注古字亦多或

毛公所傳未必全眞本唯康成能識古字鹿鳴箋視古示字也禮注或者據古讓字古聲東山箋古者聲栗裂同常棣箋古聲塡寘塵同兼通方音有兎斯首箋俗語斯白之斯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韓奕箋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就音讀相近酌其於義長者取之其顯然誤者正之大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應田縣鼓箋田當作朄聲轉字誤變而爲田雖尊毛公不拘拘於師法載驅齊子豈弟讀弟爲闓用古聲也箋此豈弟猶發夕也豈讀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按尚書圛史記作悌可證音之同如釋文圛音亦鄭不當作此段碩人說于農

郊以說作禭用方音也箋說當作禭禮春秋之禭讀皆宜同衣服曰禭今俗語也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若音讀全然不倫豈有以私意擅易者哉異同之閒洵證音之資已

問詩音九家陸德明定爲釋文朱子獨取吳才老叶韻譜舊音可盡廢與曰諸家皆魏晉後俗音合經讀者十無二三德明博引取備昧於决擇往往一詩而上下音讀兩歧羔羊素絲五紽紽作它徒何反委蛇之蛇音移又毛鄭時無反語說于桑田云說毛始銳反碩人

之軸云、軸毛音廸鄭直六反說文但有某聲螽斯注云蚣、許慎思弓反蝑、許慎呂忱竝先呂反說文玖从玉久聲讀若芑、貽我佩玖釋文云、說文紀又反似未見本書類以俗讀強嫁先賢宜爲有識所不取然才老叶韻仍本之釋文德明言叶韻叶句不一處、曰古人緩韻不煩改字、亦是此意、行露釋文、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反、則并不音始德明、有可以不叶而叶者凱風、母氏劬勞、勞叶音條泉水、茲之永歎、歎叶他涓反、有非所叶而叶者行露、牙叶古公反、雞鳴、贈叶音則桑柔、瞻叶諸良反前人捎取音之疎軌渠軌九聲、與牡叶、傳辭軌爲軓非聲、後人坐求

韻之窑其於詩之讀均無當也明楊慎轉注古音韻畧並主叶韻宋𢸁益吉踳駁彌多幾乎古來無不可叶之韻近時邵長蘅古今

問廣韻本陸法言孫愐之舊爲部二百有六較現行韻增百部先鮮蕭宵各爲部首似界限截然難混得以經讀證之乎曰六朝人讀先純陽聲讀仙陽中陰聲蕭宵類是以經證之小弁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先讀申與詵駪爲母子近陰聲賓筵舍其坐遷屢舞僊僊玉篇僊俗仙字仙近

遷與山爲母子正陽聲采葛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下泉浸彼苞蕭叶念彼京周）蕭讀脩其字从肅與繡同類陰之屬宵不見經讀例以淸人在消之消亦當正陽聲與蕭之近陰迴別本氣既誤餘可無論若唐庚青淸（唐功令唐通陽青獨用）母子判若異域尤不可解其後平水併韻（現行韻劉淵所併元陰時夫又刪其一）又失之於太寬爲分爲合皆非有灼然於音理者也（禮諱嫌名若邱之與丘元戴侗六書故言邱丘實一字而今丘部作虞部邱部在尤韻本一類之音強分之唐韻正）

以廣韻尤侯字改入虞模古韻標準又以虞模字悉轉尤侯各操其一說論者交有所祖以木氣推之句从丩出兪从舟出禺从九出芻从屮出此類何有字配尤侯爲合區从匸出婁从女出侯从矢出此類偏有字入虞模爲合然兩界相近氣本互通先世之文如張衡東京賦班固漢書叙傳下述魏植蔡邕引劉琨贈盧諶詩並通爲一類彼此互用孫陸既誤分于前江戴又妄爭于後紛紛移改益滋之誤斯不亦多事矣乎

問雲漢二章以躬從臨蕩首章以終從諶此類音韻之岐似不能不出於叶日聲有今遠而古近者韻書一東冬與二十二侵本一類艮象傳艮其限危薰

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躬從心用獨不可從臨乎恆象傳八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終從禽用獨不可從謎乎古人立言任天而發隨其所觸如風之入竅自然成響其取音亦在若遠若近之閒而非有勉強而字之从出又非後人所能盡識夫子于蒙泰二卦以實字與順與願亂同用後人疑爲方音安知本音不从貫出信六朝俗韻致聖經而亦疑之所謂遂之鄙者矣明堂位崇鼎呂氏春秋作岑鼎管子戒裘爾雅作任菽易朋盍簪荀爽作盍宗月令囊囮今本

作涅雨若我躬不閱禮記作我今以爾臨衝韓詩
作隆衝更音讀之顯符者欲識古音在多讀書

問音讀不一韻書不足據將於何辨之曰此理具存

六書人不悟耳六書三曰形聲班固謂之象聲鄭衆始言諧聲

言聲與形不相離形實聲之本說文从某某聲明

聲之自出引而上讀若某引而下讀若某見例於丨字下

著聲之攸變非變於其形變於其氣以聲者人之

氣一上一下皆氣之爲之故有一聲之移而去其

本漸遠考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聲同者以聲

應聲異者以氣求而後知讀若某一讀若某者說文桀讀若頒一曰讀若非逑讀若拾又若郅皆本氣中自有之變聲非別有楚夏魏書江式傳音讀楚夏時有不同弁異形之字其氣相同者亦得以類求之而知其聲之合如畢覃二字一从艸一从旦形聲之本異也而氣相同畢之屬从陽而爲彈爲彈从陰而爲彈爲戰亶之屬亦从陽而有儃檀从陰而有澶有檀而周頌單厥心之單國語作亶鄭風東門之墠之壇今文作墠字得相通聲亦互尋此千古音學之至理也劉勰云同聲相應謂之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夫衆異音而氣又不相涉則

非其類安有能從之理後人言聲離形而聲之本已失不知有氣并聲之變難推於是諧為四聲而概律之曰韻書謂韻書又舉其不合於韻者強齊之曰叶甚或正變互淆釋名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反韋昭則曰古皆尺奢反漢以來始有居音釋文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用為妻帑字不知帑从奴出帑孥一字之變改正音以從變音作乍聲正讀做采薇薇亦作止與歲亦莫止一類韻書誤入十九錢德明遂謬云莫協韻實博反蓋自諧聲之法廢而音理之亡久矣論古音者紛紛皆囈語耳

問諧聲取認偏旁徐氏以爲至淺近且从某某聲似亦無別曰此其所以難而非淺近設某聲卽讀某一童子能之如從眞字其屬有瞋有謓（嗔怒正字）有鎭有愼此些氣之引而上下爲聲易明也而塡塞之塡蹎跋之蹎亦眞聲則不易明矣雨聲之賓（說文讀若資）置放之眞（書多通置與寘本一字）亦眞聲更不易明矣然（顛之）蹎卽眞聲之陽與今之轉殄（新臺箋讀爲腆）晉之轉戩（實始翦商本字从此）無異一此氣之引而上寘賓卽眞

聲之陰與振之轉祇史記振敬六德書爲祇敬易振恆說文亦作㮳恆

鄑之轉貲杜預釋地鄑城卽海昌縣貲城無異一此氣之引而

下詩祇自疷兮與祇自塵兮叶亦以其氣相近諸聲自近而遠自正而

變又於其愈變愈遠返而得其本氣之同叔重而

外惟康成氏周禮媒氏注緇古文紂以糸爲形才爲聲外府注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

爲聲从貝變易封人注豶以豕爲豶蓋千古之絕學徐氏於說文

每云非聲未詳已則不詳而皆聲之非乎哉許氏

但言某聲學者苦其難叔然㧗爲反語天下樂其

便自是翻紐盛行每字各爲之音其形之从出不問一字泥于一讀其氣之從轉亦不問古音之亡實由於此韻書其後焉乃流失之久若徐氏又可無論矣鼎臣所繫說文音切悉取孫愐唐韻往往不識本字詳漢學諧聲并說文補考

問古今音流別大概曰古音多斂今音多侈韻書四江十五灰一先二仙九麻皆開口音而三百篇厖讀若蒙邦讀若封降讀若洪雙讀若松麗讀若籠有一開口者乎來讀若釐哉讀若茲哀讀若衣才

讀若跱回讀若帷梅讀若迷有一開口者乎天讀
若吞田讀若陳千讀若親先讀若申年讀若任淵
讀若姻川讀若春闐讀若眞賢讀若臤堅讀若甄
緜讀若民員讀若云豳讀若賓有一開口者乎家
讀若姑瓜讀若孤遐讀若胡華讀若敷邪讀若徐
且讀若租麻讀若磨牙讀若吾沙讀若捎有一開
口者乎又如謀讀若迷尤讀若怡裘讀若期邱讀
若匿牛讀若疑包讀若褒膠讀若絿蕭讀若脩隆

讀若臨南讀若任艱讀若根鰥讀若鯤此類無一非弇口之音乃若正開口音後人誤轉近閉口者惟庚耕清部內（加行當讀杭明當讀盲英當讀央兄當讀荒京當讀畺）十數字耳所以然者古人於言不敢肆故不勝其斂後人惟所欲言則斂變而侈矣君子于此觀世道焉非但誦讀之資也

問古音多斂何以韻書四聲均配入聲短十三部論者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亦有其理曰天地之氣

一呼一吸相爲流轉人亦如之陰聲無獨短之理今謂支微齊等部無入而塞非思之入聲乎書欽明文思魏公卿表作文塞側非菑之入聲乎公羊以人爲菑何休注今大學辟雍作側刉非祈之入聲乎周禮小子注祈或爲刉茀非屝之入聲乎儀禮屝用席注古文作茀疾非齊之入聲乎春秋衛世叔齊左傳作疾栗非栔之入聲乎司馬彪莊子注栔然猶栗然謂魚模等部無入而獄非餘之入聲乎漢書以刑餘爲周名荀悅漢紀作刑獄若非如之入聲乎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促非趨之入聲乎漢高

帝紀注趨讀曰促朔非蘇之入聲乎白虎通朔之爲言蘇也謂蕭肴等部無入而肅非蕭之入聲乎屩非喬之入聲乎削非宵之入聲乎易注剝猶削也釋文削本作消爵非焦之入聲乎左隱元年傳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謂尤幽等部無入而辱非休之入聲乎蓐或爲茠氣之同逐非攸之入聲乎[illegible]易其欲攸攸今文爲逐逐穆非繆之入聲乎綢繆之繆通穆公之穆桼非孜之入聲乎孜从不出乃若皆灰無入則部首先誤皆古讀基灰讀近爐而稭秸同字書三百里納秸服秸乃稭之或來勑

母子來有力音勑音从之其聲可推也歌麻無入亦音讀
互岐戈歌部字古音半通支脂麻部全類虞模而禿取禾聲見說文假
通於格如駕字今文从馬加古文从牛各加各氣之通厥類可證也誠
得明於音者條而貫之當有部分秩如彼不見有
餘此不見不足者元周德清中原雅韻以入聲音
短悉轉入三聲近顧氏亦指入爲閏聲唐韻正中
多以入爲去則是天地之氣多呼少吸而人聲專
貴後節也必不然矣四聲非不可用失於分配之

無法既扞格於人而多所疑何如弁平上去不言之爲愈哉漢童謠游不賣印自有平不異賢豪及大姓讀平爲去左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讀去爲平即四聲本字爲平爲去已不可執

問明人韻學集成章黼字道立所著較定四聲以屋沃覺三部爲東冬江之入當時服其調合精當顧氏古音表又似東冬江無入聲曰此皆條貫失其理也今就屋沃諸部字畧以古音推之屋廬子亦作烏廬子見孟子書當定爲烏塢惡屋墺穀即布姑見方言注當定

爲姑古故穀慮囚卽錄囚見漢書注當定爲盧魯慮錄水經注公路澗訛光祿澗其音同疏束本一姓見姓譜當定爲疏所素束此一類也釋名肉柔也當定爲柔受授肉州吁一作祝吁見穀梁當定爲州肘咒祝叔苴卽收苴當定爲收守獸叔肅宿倏三字音同毬卽鞠之轉爾雅鞫究同爲窮當定爲求臼救鞠楚辭以告叶救左傳以覺叶憂其音同此一類也乃若吐番本禿髮見唐書當定爲托土吐禿牧野作坶野當定爲梅每昧牧易以牧叶得服牛作犕牛古文

易、史記鄭世家伯猶亦即左傳伯服當定爲疲被備服古音匐、拱服即匐匐

䩗讀若朴見說文當定爲鞄鮑暴朴冰雹之雹曰暴之暴其音同、

此又一類也而蓳諧其聲調以共拱供蓳襱樌同

字見說文、方言注襱音籠調以同桶洞積、皇象急就篇注以洞作瀆、丙戌

卽邾歇見史記調以戎重仲歇容从谷古文从公見說

文調以公汞貢谷一皆條理之自然安得謂東冬

江無入即四聲之理即言之有疾有徐等韻之法

亦即氣之自輕而重何字無之易曰亦各從其類

也此又聲應氣求之至理章句失之顧亦未爲得
也
問讀詩不拘四聲將好惡之惡可讀同美惡乎曰於
今不可古無不可離騷理弱而媒拙兮恐道言之
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非美惡之
惡去聲乎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
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於殂落非好惡
之惡入聲乎由此以求之詩擕曰無益牖民孔易

難易之易去可讀入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予我之予平可讀上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則增長之長而讀平非報也末以爲好也亦相好之好而讀去陰符經移星易宿龍蛇起陸吳都賦窮飛走之棲宿叶披重霄而高狩星宿之宿止宿之宿古亦無定讀蓋一字數音特先儒假以讀書明義之一法何休公羊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其法起於齊人周禮司爟注爟讀子若觀火之觀鄭志山川能說說讀遂事不諫之遂康成開用此法非音理之本然如是讀詩者在心其音節之輕重遲疾求

之其亦不拘拘於是矣前人成法如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貫昌言羣經音辨及字音動靜之說皆後學當知在通人則如顏氏家訓所訾江南學士讀左傳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音補敗反者可不必耳

問韻書其可廢與曰此不以噎而廢食也古音之不宜於今猶今韻不可以律古韻書之作於古不合於當時無不合無論六朝閒人皆詞賦入手未通古訓就令知之以古人之音作今人之譜其誰從之彼自適一時之事無與讀古過在讀者之誤用

儒先讀若之法散見經典釋文中不能循之以求
古音而雜取後來聲韻則經之失其讀又實始陸
氏於作韻者無責也德明博采羣籍古說多賴以存最有功經學惜其末諸音
理語云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韻
書四聲已成古來不可破之局爲宋人用禮部韻
爲明人用正韻不定唐韻是宋明韻非要當於韻
書外別作古音一書備學古之用讀經作賦兩不
相混斯古音今音無所爲病矣陳季立力糾吳氏叶韻之失於古音

有開創之功其毛詩古音攷仍扞格於四聲顧亭林留心音學數十年自謂得廣韻始有悟入則其本已誤故詩本音多有䀏盭近江慎修古韻標準意在爭勝顧氏總之讀經不離乎韻